

王明蓀主編

古代史文化研究

輯刊

四編 第十八冊

唐代僧俗交涉之研究 ——以僧人世俗化爲主（下）

葉珠紅 著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古代歷史文化

研究
輯刊

四 編

王 明 蓀 主編

第 18 冊

唐代僧俗交涉之研究
——以僧人世俗化爲主（下）

葉 珠 紅 著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唐代僧俗交涉之研究——以僧人世俗化為主（下）／葉珠紅
著 — 初版 — 台北縣永和市：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10〔民
99〕

目 8+230 面；19×26 公分

（古代歷史文化研究輯刊 四編；第 18 冊）

ISBN：978-986-254-238-5（精裝）

1. 佛教史 2. 僧伽 3. 宗教與社會 4. 唐代
228.2

99012981

ISBN - 978-986-254-238-5



古代歷史文化研究輯刊

四 編 第十八冊

ISBN：978-986-254-238-5

唐代僧俗交涉之研究——以僧人世俗化為主（下）

作 者 葉珠紅

主 編 王明蓀

總 編 輯 杜潔祥

印 刷 普羅文化出版廣告事業

出 版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發 行 所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發 行 人 高小娟

聯絡地址 台北縣永和中正路五九五號七樓之三

電話：02-2923-1455／傳真：02-2923-1452

電子信箱 sut81518@ms59.hinet.net

初 版 2010 年 9 月

定 價 四編 35 冊（精裝）新台幣 55,000 元

版權所有・請勿翻印

唐代僧俗交涉之研究
——以僧人世俗化爲主（下）

葉珠紅 著



目

次

上 冊

第一章 緒 論	1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研究目的	1
第二節 選題意義與研究內容	5
一、釋「僧俗交涉」	5
二、研究內容	6
第三節 研究回顧與研究方法	8
一、研究回顧	8
二、研究方法	10
第二章 唐代帝王與佛教	19
第一節 唐代帝王對於佛教的管理	19
一、道先佛後的主張	20
(一) 高祖——老先、次孔、末釋	20
(二) 太宗——道士、女冠在僧尼之上	22
(三) 高宗——道先佛後	25
二、對於度牒、僧尼籍的控管	27
(一) 度牒與僧尼籍	27
(二) 公度與私度	30
三、沙汰僧尼	32

(一) 沙汰僞濫僧	32
(二) 以「試經」沙汰	35
(三) 視爲「蠹物」沙汰	39
四、會昌毀佛	41
第二節 唐代帝王的佛教政策	44
一、基於鞏固政權的需要	44
(一) 藉僧人之助定天下	45
(二) 藉佛經以安天下	47
1. 唐初帝王對於譯經的貢獻	48
2. 武則天與佛教	49
第三節 唐代帝王與僧人之交涉	51
一、對僧人之禮遇	52
(一) 延爲內道場供奉	52
(二) 賜紫方袍	54
(三) 賜寺額與諡號	56
二、唐代帝王與異僧之交涉	58
(一) 預言僧	58
1. 「帝師」萬迴	60
2. 「天師」一行	63
(二) 祈雨僧	67
(三) 丹藥僧	67
第四節 小 結	70
第三章 唐代皇室貴族與佛教	75
第一節 議沙門致拜君、親	75
一、唐以前之沙門「致禮」問題	75
二、唐代沙門「致禮」問題	77
第二節 輪迴果報的信仰	80
一、立寺與造像	81
二、奉迎佛骨	84
第三節 唐朝皇室成員之法事活動	86
一、爲亡者追福	87
二、唐代皇室貴族受菩薩戒	89
第四節 唐代皇室貴族與胡僧	90

一、胡僧惠範	91
二、開元三大士	93
(一) 善無畏	93
(二) 金剛智	95
(三) 不空	98
第五節 小 結	102
第四章 唐代官吏與佛教	105
第一節 維護儒家倫常與社會安定	105
一、判僧之自由心證	106
二、對違戒僧人之判文	108
三、良吏與劣僧	110
第二節 襄助譯經與飯僧邀福	112
一、譯場之分職	113
二、唐代譯場概況	115
三、飯僧邀福	118
(一) 唐代帝王與官吏之奢靡	119
(二) 唐代官吏飯僧	123
第三節 唐代官吏與異僧之交涉	125
一、預言僧人	126
(一) 知前世今生	126
(二) 明禍福休咎	129
二、法術僧人	133
第四節 唐代宦官與佛教	135
一、唐代宦官之娶妻養子	136
二、唐代宦官及妻、女崇佛	141
第五節 小 結	144
第五章 唐代文士與佛教(上)	149
第一節 佛寺紀游	150
一、文化浸潤的休閒因素	150
二、離苦得樂的宗教因素	156
三、遙體僧情的社交因素	163
第二節 游寺題詩	167
一、因景生情、就地題詩	168

二、僧房題詩	173
(一) 對僧人之崇敬	174
(二) 題詩作別	176
三、影堂題詩	178
第三節 文士與僧人之休閒活動	181
一、茶與詩	181
二、棋與琴	183
(一) 弈棋	183
(二) 彈琴	186
三、花園與藥圃	188
四、共結林中社	191
第四節 寓止佛寺與習業山林	194
一、寓止佛寺	195
二、習業山林	198

下 冊

第六章 唐代文士與佛教(下)	205
第五節 訪僧不遇與共僧同宿	205
一、訪僧不遇	205
二、與僧同宿	209
第六節 戲僧與悼僧	213
一、文人戲僧	213
二、別僧與悼僧	217
第七節 唐代士人之釋門文章	221
一、爲佛寺、經像撰碑銘、序記	222
二、爲譯經、注經作序	224
三、爲僧人作塔銘、碑文、序文	226
(一) 帝王敕作	227
(二) 應邀而作	227
四、唐代士人與佛事文章	231
(一) 寺碑與院碑	231
(二) 神異與功德	233
五、文士與僧人之書信往來	234
第八節 小 結	238

第七章 唐代庶民與佛教	245
第一節 消災追福之法事活動	245
一、捨宅與立社	246
(一) 捨宅爲寺以邀福	246
(二) 立邑社同修福	248
二、造像與寫經	251
(一) 造像	252
(二) 寫經	253
三、爲亡者追福	255
第二節 冥報故事與佛典啓示	257
一、報應之福善禍淫	257
(一) 因善得福	258
(二) 不善致禍	259
二、佛典的流行	261
(一) 初唐《法華經》流行概況	261
(二) 中唐《金剛經》之流佈	262
第三節 唐代婦女與佛教	265
一、唐代婦女與比丘尼的社會地位	265
(一) 唐初婦女地位的提升	266
(二) 佛門對女性的歧視	268
二、以華情學梵事	270
(一) 唐代婦女奉佛概況	271
(二) 唐代比丘尼與家庭	275
(三) 唐代比丘尼與家族	276
第四節 唐代僧人之世俗化	277
一、唐代僧人違律	278
(一) 僧人之貪鄙趨利	278
(二) 唐代僧人違戒情形	280
二、僧人之世俗化	281
(一) 門僧與客僧	281
(二) 「異僧」與「狂僧」	283
三、唐代胡俗與胡僧	284
(一) 唐代胡俗	285

(二) 胡僧識寶	287
(三) 《全唐詩》裡看胡僧	292
四、域外僧人之僧俗交涉	293
第五節 小 結	295
第八章 僧俗交涉所彰顯之寺院功能	303
第一節 寺寶奇聞	303
一、鎮寺之寶	304
二、寺院傳說與奇僧逸聞	309
(一) 寺院傳說	309
(二) 奇僧逸聞	311
第二節 濟貧救苦之設施	312
一、普通院	312
二、悲田養病坊	313
(一) 「悲田養病坊」緣起	314
(二) 寺院主辦與朝廷專使	315
第三節 文化休閒與娛樂	317
一、上元燈節	318
二、賞牡丹花	321
(一) 寺院與牡丹	321
(二) 文士與牡丹	325
(三) 牡丹與杜鵑	326
三、觀百戲	328
(一) 寺院與百戲	329
(二) 戲場與百戲	330
四、聽俗講	332
(一) 唐代俗講盛況	333
(二) 唐代俗講師的魅力	336
第四節 小 結	339
第九章 唐代僧俗交涉對於文化之觸發與創建	343
第一節 對於佛教文化之觸發	344
一、對「財施」觀念的強化	345
(一) 三階教「無盡藏」之創建	345
(二) 武則天、唐玄宗檢校「無盡藏」	347

(三) 無盡財與長生錢、長生庫	349
二、對佛教戒律的奠定	351
(一) 大唐第一律師——釋道宣	352
(二) 道宣與南山律宗	356
(三) 戒律與唐代僧人	358
三、佛教節日與佛教文物	361
(一) 盂蘭盆會的定型	361
(二) 經幢與舍利	362
1. 經幢	362
2. 舍利塔	364
第二節 對於中國文化之創建	365
一、對於世學之創建	366
(一) 韻書與字典、辭典	366
(二) 詩學觀念與詩體新創	368
1. 詩學觀念——「造境說」	368
2. 詩體之新創	372
二、對茶文化之推行	373
(一) 開元時首創飲茶之風	373
(二) 「茶僧」與「茶神」	375
1. 「茶神」陸羽	375
2. 「茶僧」皎然	376
(三) 陸羽傳說	378
三、對於書法藝術之創建	380
(一) 書僧懷素	381
(二) 懷素與草書	382
第三節 唐代古文家與僧人之會通儒、釋	385
一、李華主禪定不廢禮	386
二、梁肅與天台	387
三、柳宗元之中道觀	388
四、唐代僧人之會通儒、釋	390
第四節 小 結	392
第十章 結 論	399
參考文獻	417

第六章 唐代文士與佛教（下）

第五節 訪僧不遇與共僧同宿

杜甫與李白，「醉眠秋共被，攜手日同行。」〔註1〕顯示兩人如兄如弟的交情，唐代文人與僧人論情交份，則通常出現在訪僧不遇，以及遊寺後與僧同宿之作；訪僧不遇的遺憾，是因長時間的懷念所導致的真情流露；與僧同宿，是來自當下相處甚歡所迸發的激情難抑，從中可看出不管是文士或僧人，其實都是紅塵場中的有情人，特別是含有亦師亦友之交情者。〔註2〕唐代文人喜歡結交僧徒，雖不排除「借僧為梯、借僧之薦以達到求官求名、青雲直上的目的。」〔註3〕然由文人訪僧不遇時的落寞感受，以及與僧共宿後的悟道心情，文士個人的氣象風度表露無遺，其真性情可略窺一、二。

一、訪僧不遇

趙州從諗禪師之「玄言」，人稱「趙州門風」，趙州與真定帥王公的晤面，

〔註1〕 唐·杜甫，〈與李十二白同尋范十隱居〉：「李侯有佳句，往往似陰鏗。余亦東蒙客，憐君如弟兄。醉眠秋共被，攜手日（一作月）同行。……不願論簪笏，悠悠滄海情。」《全唐詩》卷224，頁2394。

〔註2〕 宋·釋贊寧，《宋高僧傳》卷17〈唐廬山歸宗寺智常傳〉：「及到歸宗，李（李渤）問曰：『教中有言：須彌納芥子，芥子納須彌。如何芥子納得須彌？』常曰：『人言博士學覽萬卷書籍，還是否耶？』李曰：『忝此虛名。』常曰：『摩踵至頂，只若干尺身。萬卷書向何處著？』李俛首無言，再思稱歎。」《大正藏》第50冊，頁817。

〔註3〕 王秀林，〈唐代士大夫喜歡結交僧徒的原因探討〉，《中國青年政治學院學報》2007年第5期。

歷來傳為僧俗接禮之佳話，〔註4〕受到趙州門風的影響，一般士人到寺訪僧，更多的是如見故交的熟稔；李肇言靈一與皎然：「近代文僧，二人首出。」〔註5〕趙璘以「會稽二清」、「東陽二乾」言「江南多名僧」，〔註6〕與靈一、皎然同作聯句詩的浙東詩人群，其人數之多，可看出中唐文人訪僧之動機，大半是欽仰僧人的文采；僧人作詩為文，所謂「文章大德」，大概也只有趙璘，會對「文章大德」有意見；〔註7〕觀皎然以「古體十數篇為贄」，求教於韋應物一事，〔註8〕可知竭誠相待，是僧人與文人互動漸深的基礎，文人在訪僧不遇時，也就更增悵惘之情。

李白尋山僧不遇，面對著階有鳥跡，室無人開，仍不死心窺窗而探，見白拂都已生塵，李白依然繞著房子，裴回不忍離開，最後感嘆：「了然絕世事，此地方悠哉。」〔註9〕熱情的李白最後是熱情的肯定了山僧的「好山居」；慣愛訪僧的姚合，其訪僧不遇的心情就複雜許多，姚合訪法通不遇時，寫道：「訪師師不遇，禮佛佛無言。依舊將煩惱，黃昏入宅門。」〔註10〕姚合常在訪僧時暫逢清涼，在歸路中又自增塵埃，除了慣於把煩惱隨身攜帶，〔註11〕姚合

〔註4〕宋·錢易，《南部新書》（辛）：「真定帥王公，一日携諸子入趙州院。坐而問，曰：『大王會麼？』王云：『不會。』師云：『自小持齋身已老，見人無力下禪床。』王公尤加禮重。翌日令客將傳語，師下禪床受之。侍者問：『和尚見大王來，不下禪床；今日軍將來，為什麼却下禪床？』師云：『非汝所知。第一等人來，禪床上接；中等人來，下禪床接；末等人來，三門外接。』」頁123。

〔註5〕唐·李肇，《唐國史補》卷（下）：「楚僧靈一，律行高潔，而能為文。吳僧皎然，亦名畫，盛工篇什，著詩評三卷，及卒，德宗降史取其遺文。近代文僧，二人首出。」楊家駱主編，《唐國史補等八種》，頁55。

〔註6〕會稽二清，指越州清江（靈一）、清畫（皎然）；東陽二乾，指婺州乾俊、乾輔。

〔註7〕唐·趙璘，《因話錄》卷4：「至有號文章大德者，夫文章之稱，豈為緇徒設耶？訛亦甚矣！」頁28。

〔註8〕唐·趙璘，《因話錄》卷4，載韋應物看了皎然刻意為之的古體詩，「全不稱賞」，要皎然拿舊作來看，看後「大加歎詠」，韋應物言：「人各有所得，非卒能致。」皎然則是「大伏其鑒別之精。」頁28。

〔註9〕唐·李白，〈尋山僧不遇作〉：「石徑入丹壑，松門閉青苔。閒階有鳥跡，禪室無人開。窺窗見白拂，挂壁生塵埃。使我空歎息，欲去仍裴回。香雲遍山起，花雨從天來。已有空樂好，況聞青猿哀。了然絕世事，此地方悠哉。」《全唐詩》卷182，頁1854。

〔註10〕唐·姚合，〈訪僧法通（一作法通師）不遇〉，《全唐詩》卷501，頁5702。

〔註11〕唐·姚合，〈過無可上人院〉：「寥寥聽不盡，孤磬與疏鐘。煩惱師長別，清涼我暫逢。蟻行經古藓，鶴毳落深松。自想歸時路，塵埃復幾重。」《全唐詩》卷500，頁5684。

還偶爾會「反客爲主」：

入門愁自散，不假見僧翁。花落煎茶水，松生醒酒風。

拂床尋古畫，拔刺看新叢。別有遊人見，多疑住此中。〔註12〕

姚合尋僧不遇，將僧舍視如己宅，熟門熟路的當下，還恐遊人誤會，姚合與該名僧人的交情，不言可知；于武陵半夜尋僧，「石路幾回雪，竹房猶閉關。」訪道者（指僧人）是：「獨倚松門久，陰雲昏翠微。」〔註13〕相較之下，姚合與僧人交往，顯得十分主動；〔註14〕皮日休訪寂上人（即僧人）不遇時，也只在草堂裡暫眠，〔註15〕觀姚合的「反客爲主」，應是其個人率直心性的直接表現。陸龜蒙一群人訪僧不遇，寫道：「蒙莊弟子相看笑，何事空門亦有關。」〔註16〕以「蒙莊弟子」（蒙莊，莊子的別名）自居，明擺著是以道批佛；崔道融訪僧不遇，也同樣吃了閉門羹，把念頭轉到：「松竹雖無語，牽衣借晚涼。」〔註17〕連松竹之無情物，也與人一樣變得風流可愛，若說「詩品」即「人品」，在期待落空之後，要如何自處，文人的訪僧不遇之作，確實多少可以看出其人格特質。

僧人如雲似水的行腳生活，文人訪僧人不遇，是天經地義；僧人以詩酬答來訪不遇的文人，則較爲少見，含曦上人〈酬盧仝見訪不遇題壁〉：

長壽寺石壁，盧公一首詩。渴讀（一作飲）即不渴，飢讀（一作食）

即不飢。鯨吞海水盡，露出珊瑚枝。海神知貴不知價，留向人間光

〔註12〕唐·姚合，〈尋僧不遇〉，《全唐詩》卷501，頁5703。

〔註13〕唐·于武陵，〈夜尋僧不遇（一作夜尋僧，僧遊山未歸）〉：「數歇度煙水，漸非塵俗間。泉聲入秋寺，月色遍寒山。石路幾回雪，竹房猶閉關。不知雙樹客，何處與（一作伴）雲間。」《全唐詩》卷595，頁6892。〈訪道者不遇（一作訪僧不遇）〉：「人間惟此路（一作道），長得（一作獨長）綠苔衣。及戶無行跡，遊方應未歸。平生無（一作何）限事，到此盡知非。獨倚松門久，陰雲昏翠微。」《全唐詩》卷595，頁6892。

〔註14〕唐·姚合，〈過無可僧院〉：「憶師眠復起，永夜思迢迢。月下門方掩，林中寺更遙。鐘聲空下界，池色在清宵。終擬修禪觀，窗間卷欲燒。」《全唐詩》卷500，頁5683。

〔註15〕唐·皮日休，〈訪寂上人（不遇）〉：「何處尋雲暫廢禪，客來還寄草堂眠。桂寒自落翻經案，石冷空消洗鉢泉。爐裏尚飄殘玉篆，龕中仍鎖小金仙。須將二百籤迴去，得（一作待）得支公恐隔年。」《全唐詩》卷614，頁7085。

〔註16〕唐·陸龜蒙，〈訪僧不遇〉：「櫂倚東林欲問禪，遠公飛錫未應還。蒙莊弟子相看笑，何事空門亦有關。」《全唐詩》卷629，頁7224。

〔註17〕唐·崔道融，〈訪僧不遇〉：「尋僧已寂寞，林下鎖山房。松竹雖無語，牽衣借晚涼。」《全唐詩》卷714，頁8202。

照夜。〔註18〕

盧仝曾作〈訪含曦上人〉：「三入寺，曦未來。轆轤無人井百尺，渴心歸去生塵埃。」〔註19〕盧仝題之於壁，含曦之詩是針對盧仝的題壁詩而作；含曦誇盧仝之詩，盧仝〈寄贈含曦上人〉，形容含曦：「論語老莊易，搜索通神鬼。起信中百門，敲骨得佛髓。此外雜經律，泛讀一萬紙。」含曦曾把丹藥分給盧仝享用（盧仝詩中明說把藥丟了），還是一個「近來愛作詩」的和尚；〔註20〕盧仝讚美含曦的佛學功夫，一看便知不大切合實際，含曦此詩之讚美盧仝，一如盧仝之溢美含曦，可視為雙方之應酬語。

僧人訪文人，最有名的當推皎然訪陸羽，陸羽辛苦採茶，研究茶的發酵過程，最後寫成《茶經》，皎然訪陸羽的詩，為後人提供了研究陸羽製茶的第一手資料；皎然尋陸鴻漸（陸羽字鴻漸）不遇，「扣門無犬吠，欲去問西家。報道山中去，歸時每日斜。」〔註21〕皎然詩中，雖問了陸羽的鄰居，卻未明說陸羽每天忙到黃昏才回家，究竟在忙些什麼，另一首訪陸羽不遇詩：「何山賞春茗，何處弄春泉。莫是滄浪子，悠悠一釣船。」〔註22〕指出陸羽非但忙著找好茶，還四處尋找煮茶的好水，四處尋茶找水的陸羽，皎然訪之不遇應是常有之事，〈往丹陽尋陸處士不遇〉：

遠客殊未歸，我來幾惆悵。叩關一日不見人，繞屋寒花笑相向。寒花寂寂遍荒阡，柳色蕭蕭愁暮蟬。行人無數不相識，獨立雲陽古驛邊。鳳翅山中思本寺，魚竿村口望歸船。歸船不見見寒煙，離心遠水共悠然。他日相期那可定，閒僧著處即經年。〔註23〕

「遠客殊未歸，我來幾惆悵。」「他日相期那可定，閒僧著處即經年。」皎然如此「執著」的語氣，不類釋子口吻。訪僧不遇，有時訪的是「故居」，文人在詩中之所以稱為「故居」，主人應是換了道場，一去不再回來；抑或已經亡

〔註18〕唐·含曦，〈酬盧仝見訪不遇題壁〉，《全唐詩》卷823，頁9273。

〔註19〕唐·盧仝，〈訪含曦上人〉，《全唐詩》387，頁4372。

〔註20〕唐·盧仝，〈寄贈含曦上人〉，《全唐詩》卷389，頁4389。

〔註21〕唐·皎然，〈尋陸鴻漸不遇〉：「移家雖（一作唯）帶郭，野徑入桑麻。近種籬邊菊，秋來未著花。扣門無犬吠，欲去問西家。報道山中去（一作出），歸時每日斜（一作歸來日每斜）。」《全唐詩》卷815，頁9178。

〔註22〕唐·皎然，〈訪陸處士羽（一作訪陸羽處士不遇）〉：「太湖東西路，吳主（一作一王）古山前。所思不可見，歸鴻（一作雁）自翩翩。何山賞春茗，何處弄春泉。莫是滄浪子，悠悠一釣船。」《全唐詩》卷816，頁9192。

〔註23〕唐·皎然，〈往丹陽尋陸處士不遇〉，《全唐詩》卷817，頁9210。

故，徒留故居供來訪的舊識憑弔，文人在面對這種「最後一次的別離」時，所表現出來的，往往是最深摯的感情，劉長卿過隱空和尚故居，感嘆的是「林下之期」不再；〔註24〕過法崇禪師故居，嘆的是：「惆悵湘江水，何人更渡杯。」〔註25〕再美的自然景物，也撫慰不了劉長卿內心深處，無道侶可依止的徬徨；方干經曠禪師舊院，但覺花鳥有恨無情；〔註26〕韃信陵過真律師舊院，深感「堅冰銷盡還成水」，〔註27〕方、韃二人均企圖以佛教難以說明的「緣起」，努力消解訪僧不遇的失落感。

二、與僧同宿

代宗下〈禁斷公私借寺觀居止詔〉：「道、釋二教，用存善誘。至於像設，必在尊崇。如聞州縣公私，多借寺觀居止，因茲褻黷，切宜禁斷，務令清肅。」〔註28〕朝廷規定寺院內不得留客居住的原因，是爲了防止「褻黷」情事的發生，此外，代宗依常袞建議，下〈禁天下寺觀停客制〉：

如聞天下寺觀，多被軍士及官吏，諸客居止，狎而黷之，曾不畏忌。

緇、黃屏竄，堂居毀撤，寢處於象設之門，庖廚於廊廡之下。……

自今已後，切宜禁斷。〔註29〕

對於〈禁天下寺觀停客制〉與〈禁斷公私借寺觀居止詔〉，與僧共宿的官吏文人如何看待？寺僧若自動邀宿，官吏文人又可保證並無「褻黷」情事發生，是否可以視同無妨？《纂異記》載：「進士楊稹家于渭橋，以居處繁雜，頗妨肄業，乃詣照應縣，長借石甕寺文殊院居。」〔註30〕可知暫寓佛寺得先報官

〔註24〕唐·劉長卿，〈過隱空和尚故居〉：「自從飛錫去，人到沃洲稀。林下期何在，山中春獨歸。踏花尋舊徑，映竹掩空扉。寥落東峰上，猶堪靜者依。」《全唐詩》卷147，頁1504。

〔註25〕唐·劉長卿，〈自道林寺西入石路至麓山寺過法崇禪師故居〉：「山僧候谷口，石路拂（一作掃）莓苔。深入泉源去，遙從樹杪回。香隨青靄散，鐘過白雲來。野雪空齋掩，山風古殿開。桂寒知自發，松老問誰栽。惆悵湘江水，何人更渡杯。」《全唐詩》卷148，頁1527。

〔註26〕唐·方干，〈經曠禪師舊院〉：「谷鳥散啼如有恨，庭花含笑似無情。更名變貌難（一作換面無）休息，去去來來第幾生。」《全唐詩》卷653，頁7501。

〔註27〕唐·韃信陵，〈過真律師舊院〉：「寂然秋院閉秋光，過客閒來禮影堂。堅冰銷盡還成水，本自無形何足傷。」《全唐詩》卷319，頁3593。

〔註28〕清·董誥等編，《全唐文》卷46，頁508。

〔註29〕宋·宋敏求編、洪丕謨等點校，《唐大詔令集》卷113，頁542。

〔註30〕轉引自宋·李昉等編，《太平廣記》卷373〈楊稹〉，頁2963～2964。

登記，至於離開或死後等異動情形，則不得而知；與韓愈同朝的劉軻，少年時曾為僧（僧名「湓納」），曾數次夢見一書生，自言死於寺裡，寺主將屍體隨便亂埋，〔註31〕書生求劉軻代為安葬，可知寺院對於居寺的俗眾，應是管進不管出，而從中晚唐詩人多有與僧同宿之作，以及筆記小說中，未曾有過官府到寺「攬客」的記載，可見代宗此二詔並未發揮功效。

任翻一宿巾子山禪寺後，〔註32〕寫下〈再遊巾子山寺〉〔註33〕、〈三遊巾子山寺感述〉，〔註34〕野鶴、竹房僧、明月，應是任翻二游、三游巾子山寺的原因；歐陽詹與諸人訪福先寺道宣上人，歐陽詹以「千燈智慧心，片玉清羸顏。」形容持律甚嚴的道宣，天晚人須歸去，若能與道宣同宿，歐陽詹自不會有「惆悵歸人寰」〔註35〕的感嘆，此亦可見律宗僧人不同於一般會留宿客人的僧人。一般來說，會與僧人流連信宿，忘了歸去的文人，多是早發道心，本身就是佛弟子，或是一夕遭逢變故，心境突然改變，此外，與僧同宿最常見的原因就是一時興起，有單獨共僧與夜，也有群體參與，單獨行動的，有部分是應僧之邀；群體參與的，多因好友見招或是在寺裡舉行集會，會後留宿。

初唐已有士人在僧房舉行餞別宴，永淳二年（即弘道元年，683），陳子昂於「暉公別舍」餞齊少府，〔註36〕在僧房餞別，僧俗兩造自是交情匪淺；任華〈薦福寺後院送辛嶼尉洛郊序〉，之所以選在後院餞別，除了「終南曉晴，洗然黛色。」景色怡人之外，最重要的是「僧院客少」；〔註37〕閻防宿岸道人精舍，坦承自己不是懷才隱居而「願言捨塵事」，而是「早歲參道風，……遂果巖下諾。」

〔註31〕唐·范攄，《雲谿友議》卷中：「頃因遊學，逝此一室。以主寺僧不聞郡邑，乃瘞於牖下，而屍骸踟躕，死者從直，何以安也？」頁22。

〔註32〕唐·任翻，〈宿巾子山禪寺〉：「絕頂新秋生夜涼，鶴翻松露滴衣裳。前峰月映半江水，僧在翠微開竹房。」《全唐詩》卷727，頁8335。

〔註33〕唐·任翻，〈再遊巾子山寺〉：「靈江江上幘峰寺，三十年來兩度登。野鶴尚巢松樹遍，竹房不見舊時僧。」《全唐詩》卷727，頁8335。

〔註34〕唐·任翻，〈三遊巾子山寺感述〉：「清秋絕頂竹房開，松鶴何年去不迴。惟有前峰明月在，夜深猶過半江來。」《全唐詩》卷727，頁8335。

〔註35〕唐·歐陽詹，〈同諸公過福先寺律院宣上人房〉：「律座下朝講，畫門猶掩關。叨同靜者來，正值高雲閒。寂爾方丈內，瑩然虛白閒。千燈智慧心，片玉清羸顏。松色落深井，竹陰寒小山。晤言流曦晚，惆悵歸人寰。」《全唐詩》卷883，頁9978。

〔註36〕唐·陳子昂，〈暉上人房餞齊少府使入京府序〉，《全唐文》卷214，頁2165。

〔註37〕清·董誥等編，《全唐文》卷376，頁3822。